

悦俱乐部

怪人俱乐部

——女高中生之死

(日) 赤川次郎 著
甄 真 译

团结出版社

怪人俱乐部

——女高中生之死

(日)赤川次郎 著

甄 真 译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8年12月(32开)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25,000册

ISBN7-80061-013-6/I·1

定价 2.40元 (平)

内 容 提 要

女高中生野田惠子惨遭杀害，刑警片山和他的妹妹晴美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一案件。当线索进入上志学院12名高中生的自发组织“怪人俱乐部”时，案情不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且恐怖异常了。继野田惠子之后，又有三名女高中生莫名其妙地遇刺，茶杯和灯泡自行爆裂，校园里出现了关于“幽灵”的传说……片山由野田惠子死时怀有身孕断定这是一起谋杀案，但他费尽心机也找不到她的情人，直到看了学生们自制的“怪人”多幕剧，他才从中悟出了案情真相并了解到学生中间有一个壁垒森严、为成年人所不知的自己的世界。

作者赤川次郎是日本著名作家之一，他在这些作品中，对当代日本中学生的心态以及刚刚萌生的爱情心理进行了揭示和剖析，以离奇案情为外壳，包含了十分严肃引人思索的主题。本书在日本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受到了大量女中学生的欢迎。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各节小标题为译者重拟，行文中的语序亦作了适当调整。

目 次

楔 子	(1)
第一章 谋杀无不与怪人俱乐部有关	(10)
第二章 五里雾中可有希望的光	(72)
第三章 或许只有猫才发现了一些什么	(109)
第四章 封闭世界的一切都是假象	(159)
尾 声	(209)

楔子

“真要是那样的话，你不觉得太无情了吗？”

说话的是一个少女。在她的膝盖上，无声无息地蜷缩着一只猫。一只浑身黑毛油亮的猫。

几步开外，站着个男的，什么话也不说。

少女的手指痉挛着，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猫的毛。猫默默地抬起头，一对绿幽幽的眼睛直打量着那个默不作声的男人。

“你不觉得太无情了吗？”

少女重复着说。她的右手从猫背上垂落下来，手指下意识地抠着旧垫子上的破洞。

时近黄昏。透过满是尘土的玻璃窗，屋里柔和地铺洒着橙色的夕晖。

男的转身向门口走去。

“真的这样走了？”少女仰起脸来问道。

男的径自在门口停住，伸出脚去穿鞋。

“等等！”

少女一下子站起来，把黑猫也抛到了地上。

黑猫抬头看了少女一眼，目光好似无奈。然后，它趁着男的把房门拉开，一溜烟似地跑出了屋子。

“等一等！求求你了……”

少女扑上去，将整个身子挡在男的前面，把房门重新关上了。

黑猫被关在门外了。它只能通过厚厚的门板，听着屋里传出撕扯和东西翻倒的声音。

“喵，喵……”

猫的叫声引来了一个调皮的孩子。他也是住在这幢公寓里的。他伸过手来揪猫的尾巴。猫见势不妙，拔脚就沿着狭窄的过道逃开去。在楼梯口，它与公寓里最肥大的女人相遇了。这位怀里抱着很重东西的太太讨厌猫。黑猫知道这个。于是，它以更快的速度奔下楼去。

公寓门口，老管理员正在扫地。这是猫的又一个天敌。本来，公寓里绝对禁止饲养狗和猫。后来，禁令虽有所放宽，从管理人员的角度看，那些有碍公共卫生的小动物依然是相当讨厌的。不要以为没有思维的猫对这一切全然无知。它看到老管理员一时不会离开大门，就机灵地躲到了楼梯底下的角落里。

不一会，黑猫听到头顶上的楼板发出了声响。这是有人在下楼。下楼的人在最末一级楼梯上停了一下。显然，他也看见了在大门口扫地的老管理员，他也象黑猫一样，对这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存有戒心。他想退上楼去。正当这时，老管理员看到他了。

“哎呀，是你啊！刚才都干什么去了？”

既然回避已不可能，下楼的人干脆一边应答，一边加快

脚步朝大门外走。等到黑猫从楼梯下的角落里跑出来，公寓的大门口早就空无一人了。

“怎么搞的，这路越走越窄了？！”

看着前面的路窄得两个人并行都难的样子，片山义太郎不得不把车停了下来。

“我不耐烦了。”妹妹晴美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不无挖苦地说：“真能干，不愧是搞刑事工作的。”

“这能一味怪我吗？”片山一边环顾四周，努力寻找识别标记，一边讪讪地辩解道：“这一带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现年二十九岁的片山是不得已才当上警视厅侦察一科的刑警的。与其说他是一个勇猛刑警的儿子，还不如说他象征性地继承了因公殉职的父亲の遗志。

从外表看，片山的肩膀过窄，跟瘦高的个子相比，有失调感。至于那张圆圆的孩子脸，似乎离刑警所要求的老练、骁勇更相去太远。

坐在片山右侧助手席上的女孩子是他的妹妹晴美，~~现在~~二十二岁。晴美长得娇小玲珑，胖乎乎的样子实在可爱。不过，她说话往往很尖刻，特别是对哥哥。

片山兄妹住在中野的一幢公寓里。母亲比父亲去世得更早。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一只叫做“霍姆”的花猫。这只花猫眼下就躺在轿车的后座上，模样娇慵得很。

片山转过脸来问猫：“霍姆，你还记得前天走过的路吗？”

花猫傲气十足地打了个呵欠，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嗨，你这不中用的东西！”片山一拍方向盘，推开了驾

驶座边的门，“我上前面那个公寓去问问。”

“快去快回啊。”晴美追着他的背影喊道。

片山向前面的一幢公寓走去。公寓的门前有一个老管理员在扫地。

片山走近老管理员：“请问……”

老管理员怒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我最讨厌上门推销的营业员。”

“我不是推销员，只是想问一下路。”

“问路！问路！最先是问路，然后讨一杯水喝，跟着问你要不要买橡皮带……”

“橡皮带也有上门推销的吗？”

“最不象话的还是缠着人推销性具！”

“这……”

晴美一边看着片山跟老管理员对话，一边对后座的花猫说：“霍姆，情况看来不妙呀。”

霍姆是只雌猫，身子纤细而且柔软，富有光泽的毛很整齐地排列着，显得很精神，背上的毛是黑褐相间的，腹部一片纯白。它的前肢右黑左白，给人不协调感。它的脸同样黑褐白三色混杂。这是一张立体感很强的脸，因为三色混杂，又显得相当生动。

“让哥哥办事，老是这样拖泥带水的，真没办法。”

晴美叹着气走下车来，霍姆摇头晃脑地跟在她的后面。

晴美走到老管理员面前，未开口，先是深深地一鞠躬：

“百忙之中还要打搅您，真对不起了。”

老头的态度立时改变了，他那下垂的眼角明显地飞扬起来：“有什么事呀，姑娘？想借公寓房子住？”

“不是。”晴美依然彬彬有礼地说，“我们想去马场，走错路了，不知您……”

“马场？啊，就在后面一条马路上。”

“是这样。谢谢了。”

“没什么，反正我正空着呢。”

片山看着老管理员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心里实在火得难受。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跟在晴美身后东张西望的霍姆竟满不在乎地走进了公寓。

“喂，霍姆，你上哪儿去？”片山发现花猫去向不对，大声叫起来。

“喂，回来，霍姆！”晴美也跟着发出了命令，“不行！你不能随随便便地往里走！”

霍姆不仅置片山兄妹的呼喊于不顾，而且一见楼梯，就连蹦带跳地往上跑。

片山这下没辙了，只得跟着追上去。

“喵，喵……”

楼上传来了猫叫。不过，这不是霍姆的声音。

片山上到二楼一看，狭窄过道的两侧都是一扇扇并排的门。在其中一扇紧闭的门前，有一只全身乌黑的猫坐着，嘴里不停地发出“喵，喵”的叫声。

“是因为它的缘故吗？”片山问霍姆，霍姆正瞪着黑猫看，“跟伙伴打招呼是可以的，可我们眼下正有急事要办呀。”

霍姆不理片山，径自向黑猫走去。

片山又问黑猫：“喂，你是被主人赶出来的吗？”

霍姆突然发出了尖利的叫声。它不常这样叫。按照已往的经验，它一旦叫得如此凄厉和尖锐，那必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片山警惕起来。他很快闻到了一股煤气味。

他走近黑猫守着的那扇门，把鼻子凑近门缝闻了闻，煤气味正是从那扇门里渗出来的。

片山急了。他攥紧两个拳头就拼命地擂这扇上着锁的门。

“哥哥，你在干什么呀？”

晴美见片山老不下去，也上来了。她见他疯也似地敲人家的门，实在感到难以理解。

“煤气！”

“什么？”

“煤气漏了！快叫左邻右舍疏散！”

片山一边使劲地撞门，一边想：要是石津那家伙在这儿就好了，甭看是个傻瓜，力气可大极了。

晴美一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挨家挨户地敲门，一边敲，一边喊，“煤气漏了！大家快疏散呀！”

一扇又一扇的门开了，抱着孩子的母亲只拖着一只木屐在狭窄的过道上奔逃着。

晴美看到霍姆和黑猫跟在脚边，也催促道：“你们也快点逃吧！给我快点跑！”

霍姆飞快地跑向楼梯口。黑猫跟着跑了几步又返身回来。霍姆在楼梯口催促似地尖叫。黑猫这才重新跑下楼去。

二楼的人都跑空了，那个漏煤气的屋子的门却还紧闭着。

“真该死！”片山气喘咻咻地骂娘不止，“这么破的门还

这么牢！”

“哥哥……”

“你也快到下面去？”

“为什么？”

“门一破，火花飞出来，很有可能引起火灾。”

“你是说要爆炸？”

“反正你马上给我走！”

“是。”

晴美刚刚下楼，正遇上提心吊胆的老管理员。

晴美问，“一楼的人也都疏散了吗？”

老管理员点点头，“都逃出去了。”

顿了一下，他反问道，“那个年轻人呢？”

“您问我哥哥？他正在破门呢。”

“不危险吗？”

“他是警察，没办法。”

“原来是这样。真没想到，他还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爆炸发生了。整幢公寓猛烈地摇晃起来，尘土和砂砾雨点样地跌落。

因为激烈的震动，晴美跌倒在地。但她一下子又挺立起来，一边喊着哥哥，一边钻入旋涡般的烟雾，直往楼上冲。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斜刺里窜出来，赶到了晴美的前面。那是霍姆。

二楼满是烟雾，什么都看不见。

“哥哥……”

晴美简直要哭了，她真怕自己从此失去亲爱的哥哥。

烟尘一点点散失，眼睛能看清些东西了。晴美发现先前

紧锁的那扇门给炸飞了，眼前只剩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洞。

“哥哥！”晴美一声声地叫唤着。

“喵，喵！”霍姆跟着叫个不停。

大大的门洞里终于出现了片山的身影。他满身灰尘地爬了出来。

“哥哥，不要紧吧？”晴美连忙跑上去扶起他。

“没什么，只是擦伤了一点点。”

眼看哥哥没受什么伤，晴美的俏皮劲又上来了。她一边笑，一边指着片山的身上说：“这下你这身新西装全完了。”

“还笑呢，一点也不懂人情的家伙！”片山连连吐着满嘴的尘土。

“说真的，里面怎样了？”晴美问。

“里面看上去什么都没破坏，地板、墙壁、天花板都在，只是不能去碰，一不小心，你就会笔直地摔下去。”

“这可真够厉害的。”

“是啊。”

片山转过脸去，从活象悬崖边缘的门框处往下看，突然叫起来，“啊，那是什么？”

“什么？”晴美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子，象一个“大”字那样倒在底楼的地板上，衣衫破裂，满脸满身都是血。

“好象是住在楼下的。”晴美揣测着。

“不对。她是这儿摔落下去的。”片山很肯定地判断。

“好象是自杀。”晴美提出新的猜想。

“下去看看。”

片山和晴美走下楼去，老管理员很高兴地迎上来：“你还

活着，这就好了。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应当做的？”

片山想了想说：“只有等消防车来了之后才能说危险解除了。”

“我已经通知消防队了。”

“那就好。现在请你打开那间屋子。”

那间地板脱落下的房间，简直是瓦砾堆积如山。霍姆轻易地钻过倒翻的碗橱和断柱残垣，深入房间的内部。片山在后面艰难地跟着。现在，死者跟他是对面的了。他清楚地看到了飞溅的鲜血和破残的伤口。同时，皮肤灼伤的焦味折磨得他一阵阵反胃。他不能不摇摇晃晃地退出来。

晴美伸出手去扶他，关心地问：“怎么啦，又犯贫血了？”

片山摇摇头：“没有，只是腰部有点疼。”

“坚持一下。刚才还那么勇敢……”

片山持续地做着深呼吸，只想把心跳调节正常。

“那个人真的死了吗？”晴美问。

“确切地说，她是被人杀死了。”

“何以见得？”

“我看到她的脖颈上有细绳勒过的痕迹。你快帮我给栗原科长挂个电话，就说这里发生了杀人事件……”

话没说完，片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经受住煤气爆炸和看见惨死者的双重打击。

“快，霍姆！”晴美慌忙招呼那只到处乱钻乱嗅的猫，“快来。”

晴美从屋里回到走廊上，一下子惊呆了。她的眼前坐着那只乌黑乌黑的猫。黑猫的绿眼睛追问似地盯着她。那象雕塑一般动也不动的形象，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强烈的威慑。

第一章

谋杀无不与怪人俱乐部有关

—

“那不合适。”桥本康夫说道。

长沼和也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于是急匆匆地解释道：“请等等。你应该再听听我的理由……”

“什么样的理由都不管用。”桥本康夫把话说得毫无通融的余地，就象往常一样刻板，“因为那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我们在筹办这个‘怪人俱乐部’时就说得好好的。”

长沼和也有点生气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可是，我的话你也总该听一听吧？”

“不。”桥本康夫再次断然拒绝，“你的话我不听，因为你的提议不值得讨论。‘怪人俱乐部’只能是男子的事，任何女子都不得参与。”

这是在东京都市内目黑区的一所私立高校，名叫上志学

院。放学了，空空的教室里，只有四个三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桥本，你还是让我把话说完吧。”长沼有点激动地从坐椅上站起来，“你应当明白，正是因为‘怪人俱乐部’排斥了女生，至今未被校方承认为一个正式的团体……”

“这就是你所谓的理由？”

桥本康夫的外貌很象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身材瘦长，戴着银边眼镜。而长沼和也却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与桥本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桥本嘲弄的口吻显然激怒了长沼，他把所有的话都兜出来了：“我问你，马上是文化节了，‘怪人俱乐部’有什么打算？”

“还不跟过去一样！”桥本答得很随便。

“公演不要经费吗？那些经费在哪里？你说，在哪里？”

“这个……”桥本一时语塞了。

长沼一占了上风，就大大地借题发挥：“现在吸收女生参加俱乐部，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校方要赞助费了。有了钱，我们不就可以好好地准备几台戏来庆祝文化节了吗？”

受到打击的桥本不再显得那么自信了，他有些踌躇地说：“钱当然很重要，可是，我们也可以搞一点不怎么花钱的演出……”

“你是说歪歪斜斜地抄几张海报、贴几张小小的剧照吗？那样，谁还会捧我们的场？！”

桥本给长沼逼得无路可走，只得求助似地把目光转向另外两位“怪人俱乐部”的成员：“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

虽然也已经是三年级，但因为个子小、又生着一张娃娃脸、老是被人错认为一年级新生的关谷富，吞吞吐吐地开了口：“不收女生的前提，在筹备时是觉得很重要，可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这样的前提……”

“为什么不能坚持？”桥本脸色很难看地追问道。

本来就有些话说半句藏半句的坏习惯的关谷富，这下吓得不知怎么再往下说，“也许，必须那样做……但是，还……”

“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长发留得披在肩上，很有成人风度的明石一郎把关谷富的话接了过去。他平时很少开口，但一说话，总能把大家的注意力紧紧抓住，“我想，我们都希望俱乐部的活动有更大的成功，而不是以惨败告终。”

桥本听出了明石的弦外之音，阴沉着脸问道：“这么说，你是主张要破坏原则的了？”

“我并没有说要吸收女生啊。”明石心平气和地反驳道：

“我只是说，本来，怪人电影中没有被袭击的女子也是无法成立的。”

“说得对呀！”明石的态度给了长沼极大的鼓舞，他得意地叫起来，“要搞怪人剧，就一定要吸收女生。”

现在是三对一，桥本明显地感到了自己的孤立。

四个人刚组建“怪人俱乐部”时，桥本是委员长。作为领导者，那时没有比桥本更合适的人选了。他学习成绩优秀，老师们的评价也不错。

眼下，桥本意识到了自己地位的动摇。正因为这样，他不想利用委员长的权力来坚持自己不得人心的立场。他不希望看到三个人联合起来要求改选委员长。新的委员长完全可能是长沼，这不是开玩笑的事。